

张继的钟声

□刘伯毅

过去苏州城西有个枫桥镇，枫桥镇内有个寒山寺，现在发展中的苏州城早把枫桥镇和寒山寺包裹起来。

寒山寺在中国众多知名的古刹中，无论从它的历史传承还是占地规模，都是不足道的，然而就寒山寺在海内外的知名度而言，确是国宝级的名寺，因为，这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有关。

相传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说过“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我虽也喜欢吃，但我出差苏州，心中惦念着的仍是枫桥和寒山寺，曾在两个夜晚独自到枫桥，去看渔火点点以及夜色中寂静肃穆的寺庙。由于电的亮化，原本暗色的寺庙晶莹剔透，犹如仙境，而渔火点点早已被现代文明遮掩得无影无踪。

唐代开元年间，家住河南南阳的张继赴京应试落第。眼看着同伴“春风得意马蹄疾”，名落孙山的张继心情沮丧，悄然出城，他没走陆路回故乡，而是乘坐京杭大运河的木船直下苏杭，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此时，已是秋风瑟瑟，雁阵惊寒。一天傍晚，张继乘坐的木船来到了姑苏城外，见枫桥弯如弓月，悬在运河之上，岸边的烟树朦胧之中，有寺庙若隐若现，不时传来悠悠的钟鸣。

此情此景，触动了诗人寒窗寂寞和科场失意的心，几多世态炎凉，数度人情冷暖，一下子涌上了诗人的心头，让诗人感慨颇多，难以入睡。于是冷月映诗心，化成了笔底波澜，留下了千古传诵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28个字浓缩了漂泊学子艰难的人生，抒发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慨叹，赋予了寒山寺、枫桥鲜活的生命，残月、啼鸦、寒霜、寺庙、渔火、夜半，都成了哀婉的象征，让人的心灵沉浸在凄凉之中，久久难以忘怀。

如果把苏州比作一个江南美女，那么《枫桥夜泊》告诉我们，她出生在

书香门第，张继所描摹的月下苏州、枫桥，以及寒山寺，还有那个遭遇困顿的心境，已经永远定格在文学世界里了。

寒山寺始建于梁天监年间，唐贞观时高僧寒山曾在此做住持，遂将原名妙刹普明塔院改为寒山寺沿用至今。面对寒山寺，我浮想联翩，这寺几经兴废，人们大概不会过问，因为那只是寺的变迁；但有了诗，就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是诗让寺得到了最好的装点，让寺名永恒的固定下来。

不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慕名而来，也忍不住要吟诗、挥毫，但诗作能超过张继者，则不多见。张继的诗，实在是有感而发，如寒山寺的钟声一样既高亢又有韵味。

寒山寺的钟巨大，三人难抱，每年的除夕交岁之夜，寺内都要敲钟一百零八下，以祷风调雨顺，世界和平。

平常人敲钟，也是敲一下，去掉一个烦恼，登上钟楼去敲钟的香客和游人自然是络绎不绝，因为人多，规定每个游客只能敲一下，我也兴致很高，鼓足全力，敲了一下，耳畔顿时有轰鸣、回荡声，心里好像也少了一个终年困扰自己的烦恼。

钟声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里，一直有特殊的含意，“钟鸣鼎食”是古代皇家贵族的象征，“鼎食”代表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钟鸣”则象征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佛教传入后，寺院的晨钟暮鼓为钟声赋予了新的含义，寒山寺的钟声因诗作而变得天下闻名。

能在寒山寺敲钟、听钟声，无疑是人生的享受和满足。

人生有失有得，考生张继失去考中当官的机会，但却得到了一首好诗。1200多年过去了，当年和张继一起应试，考中状元的是谁？无人知晓，真正被历史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记得秋夜客船上那个失意的诗人，一个在小小的船舱里反侧难眠的读书人。

有时，我们还会和张继一样，听到那隐隐的钟声，只是那钟声不一定来自苏州的寒山寺，而是来自唐朝的那个秋夜，由张继敲响的，直叩我们的心灵。



当家塘(外一首)

□方述怀



村口，有一方池塘
静守青砖黛瓦
似睡非睡的莲
枕着一池清波
清波上有好多梦
浮在上面
像是亲人睡着时
嘴角留下的笑意

风在巡逻，查看当家塘的内部
有多少户灯光
在游泳，或安详地说着往事
鱼和先辈，携着赶路的鸟声
坐在其中

天色已晚，一把扇子把话题
扇凉了一些
聊天的人，各自起身回家
被风摇晃过的树木
重又坚定起来

老油坊

作坊里油灯幽暗
磨盘在唱歌
这质朴的乡村小调
一直会唱到年关

菜籽油阿与土灶大锅
热气腾腾，走到了一起
把香喷喷的想法重新组合
继而用灯光照亮

种种努力和眺望
试图通过吱吱呀呀声
释放，只是年关太近
手中总握有小小的乡愁

就像我走进老油坊，看见
父亲裹着水纱布
母亲穿着蓝棉袄
还紧紧地拴在一起



追肥 陈顺源

苗族导游

□汪晓远



一段行程结束了。我在天门山景区边的一家肯德基里坐着，等下一个来接我去凤凰的旅行团。

说好三点半集合，三点十分时手机响了，电话里是一个带着磁性的声音，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你在哪？”“我在景区边上啊，不是说三点半集合吗？”“那你做事没有一点提前观念吗？”这话、这语气，从一个陌生人嘴里说出来实在让人恼怒，我没接话，但还是立刻赶了过去。

导游穿着一身藏青色苗衣，细长的方框眼镜，齐耳短发，看起来威严正盛，在远处盯着我一路慢悠悠地走向她。我不知道为什么火气消了一点，还莫名带上了点害怕。

车子开动起来后，导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要有守时观念啊！”说完斜眼瞥了我一眼，然后才开始自我介绍。她是苗族人，生在凤凰长在凤凰，本来在凤凰边上的县城当中当民办教师，后来旅游扶贫的风吹进凤凰一带，她当即报考，并且最终拿到了导游证。

怪不得我见着她感觉气场那么强、那么熟悉！果然是个老师！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循循善诱，这在她的讲述里也体现出来了。别的导游说起话来像一条高速公路，一路畅通，绵绵不绝，她说话像城市公路，到处是红绿灯，几乎每句话都会在特定的地方设置一个问题，让你参与进她的故事之中去。比如说到张家界特产：“你们知道张家界有什么特产吗？”等了一会儿没人理她，她又说：“你们知道吗？”恍然间就让我回到了高中的语文课上，然后我下意识说出了答案：“葛根、杜仲、佛菊、朱砂。”“对！”然后她再继续叙说下去。

这样问话式的叙述让人头大，车上其他人大多各聊各的，只有寥寥几人有一声没一声地回应她，我听着都觉得尴尬。后来她想唱个歌来舒缓一下气氛，但说的话让人无语：“我给你们唱个我们苗族的山歌，你们先听我唱，唱完告诉我，我唱了什么。说不出来，我之后也不讲了。”一时间就想起上学时，一道

讲过的题班里如果没人答得上来，老师也会是这样的反应。我躲在座位后面偷偷笑了一下，怕被她发现。

这个导游跟我们说起苗人结婚的风俗，年轻的苗族男子在看上某个姑娘后，并不会直白地搭讪约会，而是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先拉住女孩的衣角，然后用唱山歌的方式，表露自己的心意，就像《边城》里傩送对翠翠的追求。姑娘也要适时地用山歌回应。如果有戏，他们会在之后的每一次集会中都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换，当时机妥当就会单独进行幽会。那什么样的地方适合幽会呢？张家界这么多山，当然是幽深偏僻的山洞喽。

到了谈嫁环节，男方会带着一个竹篓子来女方家，里面是银子、盐和一块猪肉。如果当天的那顿饭里有一餐咸得出奇的猪肉，那就算是被应允了，否则盐和猪肉会原封不动放在篮子里递回去。应允之后会将男方送的银子打造成首饰，作为嫁妆。导游跟我们提起她当年的嫁妆，我印象很深的是里面有一对银杯，说是寓意“一辈子”。看来谐音的现象会出现在所有的民族文化里，但苗语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苗族口语的“一辈子”发音和普通话也不一致。我主动问了导游，她很高兴，答非所问地说：“苗族一直有送杯子的风俗，寓意成双成对‘团团圆圆’美满！”看来这“一辈子”是否是普通话的流入对苗族婚礼风俗的影响她也不清楚。我认可我的想法，在再偏远的地区，都会发生这样文化融合的实例。

她身为一个老师的习性还大多保存着，包括开明的思维。我们在前去凤凰的路上将停在一处茶庄，买茶、喝茶、吃好饭再上路。到达前她叮嘱我们说不用硬买，要是可以的话希望我们能将这里的茶叶拍照传上微信、微博，借助网络的力量来多多宣传，单单靠我们几十个人买不了多少，但传上网络才能被更多人所知晓，从而扩大销量。之后又提了另外一个恳求：希望我们能将穿过之后不要的衣服扔到旧衣收纳箱里去，捐给这里依然处在贫困线上的孩子们。我听完不知道说什么。也许她不适合当个导游，但她赤诚的心实在可爱，令人感动。